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情

断南宋

唐玉霞 王毅萍 / 著

Qingduan nansong

从有限的书里，我们知道，张孝祥的情感故事，注定是一本大书，只是，未从历史里浸淫，只是浮光掠影地看过来，我们看见战火，看见金殿，看见道观，看见湖光，看见那几个与他有关的几个女人，的确，是真真切切在岁月长河里存在过的女人……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情断南宋

唐玉霞
王毅萍 /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
Qingduan nansong
藏书章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宇民 孙文波

封面设计:王国亮

封面题字:韦斯琴

插图:刘丽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断南宋/唐玉霞 王毅萍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12-03706-2

I. 情… II. ①唐… ②王… III. 张孝祥(1132~1170)一生平事迹
IV. K827=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826 号

情断南宋

唐玉霞 王毅萍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 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张:14 字数:190 千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3706-2

定 价:2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回想起一年前，与张孝祥结缘，缘深如此，仍觉得是意外之缘。

2008年春，李幼谦老师、毅萍和我商量着写一个关于张孝祥的剧本，几番蹭蹬，终于完成。为什么选定张孝祥来写，当然因为他是芜湖的历史名人。有归去来堂，有留春伴我春如许，当然更有镜湖，八百岁的眼睛，秋波一转间的鸠兹风情。

至于《情断南宋》，是在剧本之后的偶然起意了。因为读了一些关于张的书籍诗词，他短暂一生的得意失意，他始于十六岁的曲折情感，他终于三十八岁的心灰退隐，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故事。剧本结束后，记得有一次跟毅萍在陶塘边走，初夏的柳丝长花事锦，我们谈起张孝祥那些宦海浮沉情海波澜，如同说起相知的友人，说相知的友人是我们高攀，也是晚生的冒昧殷勤，有一些感喟，有一些遗憾，有一些不解，还有深深的同情。为他这一辈子“难与君说”的无奈。其实，中国文人，这样的无奈太多太多，但是因为是芜湖的张孝祥，就有牵心之痛。就这样撒手未免可惜，也是恋恋不舍。彼时芜湖市文委扶植文艺创作，三言两语之间居然敲定，将张孝祥的故事进行下去。

我和毅萍都没有认真写过小说，更不要说历史小



说,酒未开樽句未裁时,还不以为意。真的动笔,才发现找了块硬骨头。历史小说,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要契合时代,即使有戏说的成分,也不能走得太远,尤其是这位被芜湖人敬重的张孝祥。但是项目报上去了,当然不能自食其言,我们说,先写着看吧。那段时间我和毅萍经常在中午碰头“跟咱家的老张做做思想汇报”,一面吃饭一面讨论,吃了多少次饭?吃到2008年底,文委扶植的几本书先后都将付梓,实在是不好意思继续光吃不练,决定啃骨头。

从哪里下嘴?如何反映这位南宋状元的一生际遇?我们截取张孝祥出生前几年到他殒命镜湖的这几十年历史横切面,以女性角度来铺陈一段南宋残梦,坦率地说,这也是扬长避短。分工合作,笔法不一样,各自为营更好一点。李榕、李扶柳、时兰芽、曹非烟,以母亲、情人、妻子、红颜知己的身份出现在张孝祥生命中,每位女性以第一人称讲述一段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是南宋乃至很长一段历史时代里女性的命运悲歌,同时,在这些女性的讲述里将张孝祥的人生经历一一交代出来。

笔力所限,也仅仅是交代了。

无论是经历了靖康之耻惨痛至不可睹的北宋末年还是雨乱灯昏摇摇欲灭的南宋,都是历史上非常不堪的一页。脆弱、失血、昏聩,散发着植物与肉体一起腐烂的气息。里面一个两个张孝祥这样的人欲做中流砥柱而不得,最终被江河日下的污流冲到岸边,冲到水底,樯倾楫摧或者粉身碎骨。岳飞是粉身碎骨,张孝祥应当是樯倾楫摧。他没有岳飞的惨烈,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一

展胸襟，最后郁闷至死。

时人呼张孝祥是“中兴之臣”，到底他是不是，不好说。这个人有中兴之志，有中兴之才，也是在理当中兴之时，但是历史没有提供给他机会，这个舞台注定不是他的。他的悲剧在于他全力以赴地一败涂地。

假如可以选择，我想他宁愿选择像岳飞那样。即使不能马革裹尸，即使是冤死风波亭，也好过病死浮舟上。说不出的窝囊，还有崩溃。这是我们试图展示的，一个人内心从意气风发到踌躇满志到妥协周旋最后到全盘崩溃的过程。一个男人铜墙铁壁一样的内心一点点剥落、倾颓，直到最后的倾城。

写张孝祥，也是崩溃的过程。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敦促自己。否定、肯定、再否定，《情断南宋》的成稿过程，也是我们完成自身吸收，消化乃至凝练的过程。可以说，写张孝祥，对于我们的文字，是一个锤炼。对于我们对文字的耐心，也是个锻造。那段时间，我和毅萍不断互相鼓劲，一发现对方有泄气的苗头，氧气罐就来了。我说，我给老张搞得抓狂，毅萍说，我正在跟时兰芽厮杀。文字的刀光剑影里，度过一段峥嵘岁月。幸好不长。

又是春天，三月，镜湖如同琉璃，在春日的波光里潋滟着一段段故事。关于张孝祥的文字初步完成，重读时，缓过气来，就有了“有泪如倾”的悲凉。“草茸茸，柳松松。细卷玻璃水面风，春寒依旧浓”，张孝祥是一曲才华横溢的悲剧，无论这几个女子以什么样的感情温暖着他，他这一生，依然是寒气逼人。连读取故事的人，也被

他这一生风雨打湿。

风雨在纸页间留下斑驳的渍痕，一如壮士血英雄泪，在无望中冷却成历史心中的隐痛，也是芜湖人心中的隐痛。对于张孝祥，我们不是词不达意，就是废话连篇，到最后定稿，才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说而未说，才开始懂得。

谢谢韦斯琴女士题写书名，谢谢刘丽韬女士制作插图，谢谢李幼谦女士的鼎力扶掖，写小说于我们是第一次，做书于我们也是第一次，跌跌撞撞的，简直带着初恋的忐忑，为一位芜湖男人做了本彻头彻尾的女人书。

希望张孝祥能够喜欢。

唐玉霞

2009年3月30日

目 录

前 言	1
一、新婚·别	1
1. 结缡	1
2. 剑气	7
3. 远行	10
4. 沉疴	12
5. 微温	17
6. 轻伤	22
7. 关山	25
8. 越狱	28
9. 暗结	32
10. 深寒	38
11. 晓啼	42
12. 花火	47
13. 生离	52
14. 死别	56
二、浮生·误	63
1. 云散	63
2. 霜浓	66



3. 流离	71
4. 香屑	78
5. 杀机	83
6. 愤淖	86
7. 春漏	91
8. 夜残	94
9. 暮归	98
10. 欢颜	101
11. 坠落	104
12. 脱祸	107
13. 破盟	111
14. 裂帛	115

三、旧日·红

1. 兰心	120
2. 待字	123
3. 异兆	126
4. 烛泪	132
5. 青梅	134
6. 浮山	138
7. 漆菩	141
8. 乱云	146
9. 佛缘	151
10. 血光	153

四、碧水·恨	161
1. 桃锦	161
2. 二圣	164
3. 游湖	168
4. 惊梦	172
5. 浮舟	177
6. 溃堤	180
7. 夜奔	182
8. 隐居	184
9. 孤光	187
10. 倦鸟	192
11. 玄机	197
12. 魂归	203
附录(一) 参考书目	206
附录(二) 张孝祥大事记	207
附录(三) 《情断南宋》人物关系	209
附录(四) 张孝祥手迹	210
附录(五) 镜湖各个时代的照片	211
后 记	213

一、新婚·别

李 榕

——雪转寒芦花蔌蔌

新婚·别

漠漠飞来双属玉。

一片秋光，

染就潇湘绿。

雪转寒芦花蔌蔌，

晚风细起波纹縠。

落回孤云归意促。

小倚篷窗，

写作思归曲。

过尽碧湾三十六，

扁舟只在滩头宿。

——《蝶恋花·行湘阴》

1. 结缡

月光从窗外透进来，这是初春时候的月光。初春，可是依然是这么的冷，这么的寂寞。寂寞是一条蛇，冷冷地游过我的青春。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来说，她的青春是一条游走的蛇。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条蛇在我的青春里游动时留下的冰冷的足印。我用整个的青春去焐它，希望可以焐热，焐暖，但是，也许不是但是，我



焐暖它了,我感觉到它在我的心头慢慢苏醒,蠕动,然后,但是,它伸出尖尖的牙齿,我的心一瞬间痛到不能呼吸,就像第一次看到他一样。他的眼神是刀,是尖利的牙齿,咬啮着我。一种痛,传遍全身。

我知道我中毒了。

我全力以赴地等待,风尘仆仆地赶来,就是为了这一次迟到的中毒。他不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却在我命中注定要走的路上。

我没有逃,因为,我无处可逃,也因为,我不想逃。

当你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命运里辗转,对于你遇到的东西,你会懂得珍惜,除了抓紧,别无选择。但是,应该第一个伸出手去的,是我的妹妹,我的柔弱不堪的小妹妹。那个男人,是命运指派给她的,命运指派给我的男人,此时还在路上,他们告诉我,他还在路上。

那时候,他还在路上,我们的故事还来日方长。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这已是个迟暮的年龄。我的妹妹李桐,也已经十九岁,我知道她也开始伤春了。在幽暗的烛光下,在长长的黄昏里,我们将五彩丝线绣成各种花样:牡丹、芙蓉以及鸳鸯。有时候会相视一笑,我看见李桐的脸在幽昧的光线下有莹莹如玉般光泽,她的眼睛黑亮地藏在睫毛里。什么时候,消瘦的小女孩就这样长成了一个美好的女子,连我都感觉到了她的美好,女子开始绽放的气息,开始芬芳的气息纯洁而美好。这美好浮动在每一个日子里,气息一天比一天浓郁。虽然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这样的情绪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青春的情绪是一枚,是一丛,是一片顽强的小草,要固执地从石头下面钻出来,向着太阳,向着明媚的春天。

等待是漫长的,我的等待是从牙牙学语的年龄开始。我们是指腹为婚,我和我的妹妹。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与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都是不得意的人。我的父亲虽然曾为朝请大夫,但是丁忧早已经期满,却一直没有获得启用,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们的父亲虽然在乡间享有声誉,也是一直仕途蹭蹬,一个人读书,有声誉,向

前的路就是做官了。他们的父亲没有做官，做闲散的乡绅，其实是可以优哉的，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男人的梦想与荣光。母亲告诉我们，那一年，他们的父亲，你们的公公游历到安庆，碰到了你们的父亲，一见之下就成了好朋友。于是在一次酒后，许下了我们的婚姻。那时候我的妹妹李桐还在母亲的腹中，在母亲的腹中，她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

其实最初我是许给弟弟的，因为我们的年纪更相当，如果母亲腹中是个男孩的话，我就是张祁的妻子，如果母亲腹中是个女孩的话，我是哥哥张邵的妻子。母亲告诉我们，这是亲兄弟俩，都是正室所出。

母亲的意思一定是，我们未来的公公是重视我们的，其实毋宁说，是看重我们的父亲。他的侧室还有几个子女。

是个女孩，一个猫一样小一样弱的女孩。父亲和母亲都以为养不大，一直到我记事的四岁，李桐两岁了，我记得两岁的李桐在太阳下小小的脸蛋皱成了拳头大，母亲忧伤地叹息着。这样的叹息伴随着李桐长大，其实我不记得母亲的那次生产，也不记得李桐初生的模样，母亲一次次地跟我们提及，在我的意识里仿佛看到了李桐初生的柔弱、成长的艰难，我和她一起重新长大了一次。后来李桐梳起了头发，听母亲说话时垂下眼帘，脸上浮出淡淡的红晕，母亲还会微笑着叹息。如果李桐养不大，我会是谁的妻子？张邵还是张祁？有时候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长不大，李桐会是谁的妻子，张祁还是张邵？我是那么无忧无虑地不需要担心呵护地成长着。每次叹息过李桐的柔弱，母亲都会说，我这样的孩子养上七个八个都不用操心。

我一直不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的赞赏还是，觉得我的粗野。高贵才会脆弱，而生命力顽强的往往是鄙贱的。

是的，我不要别人操心，没有人为我操心，我是个被忘记的女孩，自顾自地成长着。相比于对于我的漠视，哥哥李荆与妹妹李桐



得到的关心更多,我不在意。也许不是不在意,是无法在意。我想如果李桐不是随时奄奄一息的样子,我的母亲也不会给予她太多关注。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一个仓皇谋生的家庭,没有人没有精力顾及太多。

真的没有精力,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一直觉得应当再多一个儿子的,但是,在一场瘟疫里,他们先后去世,没有先后,只是几天的工夫而已。我的妹妹倒是躲过了这场灾难,柔弱地却是倔强地长大了。她必须长大,我们都必须自己长大。因为我们没有了父母。

如果不是这场意外的灾难,我的婚礼会提前许多。张家早就来催,他们的儿子大我七岁,已经成人,急需要一位妻子。从我十三岁的时候,这样的信每年父亲都会接到,他们在书信中传递着彼此的信息,那是慌乱的几年,父亲也许更加在意的是家国,信的末尾可能会带一笔两笔,我的母亲说,你们的公公又问到你们了。

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嫁妆,绸缎、门帘、枕被各物,算是竭尽所能。是为我们,同样的嫁妆她准备了两份,李桐很快也需要出嫁了。母亲的手从斑斓的锦缎上抚摩过,苍白的干燥的手,她微笑着说,榕儿,做人家的媳妇,跟在家做女儿是不一样的……然后,然后,她就倒下了,在李桐的惊叫声中,我看到她的手无力地垂下。

母亲再也没有醒过来。

接着是父亲。

靖康之难后。

新婚·别

漠漠飞来双属玉。

一片秋光，染就潇湘绿。

雪转寒芦花簌簌，晚风吹起波纹縠。

落日孤云归意促。

小倚蓬窗，写作思归曲。

过尽碧湾三十六，扁舟只在滩头宿。





2. 剑气

我们的哥哥已经长大，大到足够支撑一个家庭。只是这个家瞬间变得沉默起来。哥哥始终皱紧眉头，再也不曾笑过。有时候他和方人也一起在房间里说话，说到家，说到国，说到战争，说到投笔从戎，出来时眼睛是红的。方人也的眼睛没有红，这个魁梧而阴郁的男人，我从心底恨他。靖康之难，我的父亲执意要追随皇帝北上，最终带回了方人也，他说是在路上碰到的。方人也伏在马背上，头垂下来，腿随着马匹的行走而摇晃，全然是没有知觉的。母亲惊叫，那是不是个死人？如果不是父亲救了他，把这个在高烧中胡言乱语的男人带回家，他一定会很快成为尸体。那么我的母亲不会死，父亲也不会死，他们的病是他传染的。肯定是他。

父亲说他从累累死尸里看到这个人，秃鹫还有乌鸦们在天空盘旋，在金兵洗劫过的村庄，房屋土地以及人的余烬中，一只秃鹫停留在一具尸体边，迟疑着走来走去，父亲说他知道这个尸体一定还有一口气，夕阳的余晖里这个尸体面朝地一动不动，风吹动破碎的衣衫，衣衫里闪烁出光芒，那是一把宝剑，真正的宝剑。一只血迹斑斑的手紧紧握着剑把。父亲走过去，用手中的剑拨动那把宝剑，他说他看到那个僵卧的男人猛地睁开眼睛，他依然躺在地上，他无力支撑起自己，但是眼睛睁得很大。

父亲说，一个真正的武士除非手被人砍断，否则绝不会放下他的剑。

父亲将这个人带了回来。他没有继续追随的步伐。我想一路的山河破碎一定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他的信心和勇气。

那个被抬上马的男人只说了一句话：大宋完了。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昏迷。

而且这个阴郁暴戾的男人，即使在高烧中，也在呼喊：报仇！这两个字被他咬牙切齿地说出来，带着血的气息，和狮子一样的狂